



闲云野鹤

大米饭的回忆

●平歌

从小我就爱吃米饭,大米饭、大米小米混合的二米饭、掺着绿豆或红豆焖的米饭、小米饭、高粱米饭都爱吃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觉得只有吃米饭才叫吃饭。当然,在所有的米饭里,我最爱吃的是大米饭。大米饭现在已经成为日常主食,是最为普通的家常便饭了,但在四五十年前,它却是每个家庭餐桌上的奢侈品,甚至用“稀有”来形容都不过分。我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,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拉扯着几个孩子,省吃俭用、精打细算,平时很难吃到大米饭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中,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是一件非常快乐且幸福的事。

一碗亮晶晶、香喷喷的大米饭,给我留下了太多难忘的回忆。小时候,全家每月仅有的一点大米都留给了我。记得家里有一个小铝锅,妈妈经常用它来给我焖大米饭。我端着碗津津有味地吃着大米饭,姐姐们眼巴巴地看着我的碗,眼睛里全是羡慕。小小年纪的我竟然不懂得让她们吃一点。妈妈在医药公司工作,去外地出差时,经常坐着硬座火车买回来十斤八斤便宜的大米。看着妈妈带回来的大米,我欣喜若狂,又要吃大米饭喽!春节,家里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大米饭。大年初一吃饺子,初二是大米饭、炖鸡肉,在我的印象中多少年都是如此。对于我来说,这顿饭比大年初一的饺子好吃多了。

谁也记不得自己这一辈子吃过多少顿大米饭,但是在我的脑海里有多几次与大米饭有关的经历却终身难忘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一天我找同学小贾玩儿,到他家正逢午饭时间,他端着一碗大米饭,上面是豆角土豆烩菜,当时我还没吃中午饭,饭菜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子,感觉真香啊!回家后,我就缠着妈妈也给我做大米

饭。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:“过几天咱家就有大米了,咱们也吃大米饭。”可是过了好多天也没吃上大米饭,我吵嚷着又要吃大米饭时,妈妈就说再过几天,再过几天。长大以后我才明白,以家里当时的条件,妈妈是无法满足我随时能吃上大米饭这个愿望的。小贾家庭条件优越,而我的父母每个月要用116元的工资养活一家7口人,还要给姥姥寄15元的生活费。所以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呢?1977年1月8日,那是我参军入伍的第一天,一辆大客车把100多名新兵拉到大青山脚下的小井沟。这天傍晚,我吃了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。两个硕大的盆,一个盆盛着热气腾腾的大米饭,一个盆盛着以土豆白菜为主的大烩菜。全班十几个新兵一拥而上,两大盆饭菜很快就被吃得精光。40多年过去了,那顿普普通通的饭菜的味道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,它甚至成为我每次回忆当兵岁月时都能想起的一个片断。再到后来,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,大米饭逐渐成为普通百姓家庭的日常主食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各单位给干部职工搞福利,经常分大米,有盘锦大米、银川大米,好像还分过天津小站大米。市场上销售的大米种类繁多,南方的、北方的,还有进口的。一到冬天单位就会分大米,分到的大米是用麻袋装的,分一次大米差不多就够全年吃了。

“大米饭”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见了,人们说“米饭”指的就是大米饭。去掉“大”字是因为人们很少再吃其它谷物的米饭。如果谁家今天要吃小米饭或高粱米饭,那一定是想换个口味尝尝新鲜。大米饭——米饭,一字之变,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和变迁,然而,无论岁月过去多久,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就像小时候那碗难忘的大米饭一样,永远留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用一道食物安慰味蕾

●赵自力

味蕾是有记忆的。读师范时,有一年放寒假,为了省钱,我和一个同学决定走回家。老家距离县城60多里路,且多半是山路,但当时年轻气盛,再加上归心似箭,根本没想那么多。结果天黑时还在山里转悠,我们相互打气,硬着头皮继续往回赶。当时又冷又饿,如果不是想到父母期待的目光,根本就走不下去。路过一个村庄时,我们试着去一农户家烤烤火再走。大叔非常热情,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大娘还去下了面条,我清楚地记得碗里还有一个荷包蛋。在吃下第一口时,冻僵的味蕾迅速苏醒过来,随即刮起舌尖上的风暴。滴上几滴辣椒油,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被我们风卷残云般吃掉,顺带喝光了面汤。在说声谢谢时,我竟然有些哽咽。我们又上路了,直到半夜才回到家。

那是我吃过最有味道的一碗面,从此,那碗面所有的美好记忆嵌进味蕾的深处。后来,我曾变着花样煮各种各样的面条,却始终找不到当年的味

道。妻子曾笑我,说那碗面条就像朱元璋吃过的珍珠翡翠汤一样。不管怎么样,我对那户庄户人家一直心存感激,毕竟在又冷又饿的冬天,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慰藉着饥饿的味蕾。

味蕾是需要安慰的,不仅是在饥饿的时候。我工作的城市离家很远,每年回家的次数都不多。母亲知道我喜欢喝茶,春季常常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上山摘野茶。然后一点点攒起来,寄给我喝。野茶里常有兰花的清香,那种味道是别的茶不能比的。想家时,我常常会泡一杯野茶,慢慢品尝着家乡的味道。母亲会做柿饼,到了秋天,就把屋后几棵树的柿子摘下来,压成一个个柿饼寄给我。柿饼只要放在通风处,可以保存很长时间。老家的柿饼滋润着儿时的味蕾,也一直停留在我记忆深处。切下一小块柿饼,小口小口地嚼着,思乡心切的味蕾就会得到安抚,慢慢舔舐着家的味道。

用一道食物安慰味蕾,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。

忙年

●李元岁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进入腊月,土默川一带的庄户人就为过大年忙碌开了。忙什么呢?忙这些事——

蒸糕。糕是庄户人家年下必备的食品。过完腊月二十三小年,家家户户就准备着手蒸年糕了。蒸斗二八升黄米的年糕,得花一整天的工夫。年糕蒸好了,炸一半油糕,留一半素糕。素糕切成片儿,连同炸了的油糕搁凉房里冻起来。吃的时候取回来,或用蒸笼蒸,或用锅煮,再烩一锅酸菜,那滋味太美了!

摊滑儿。滑儿是玉米面掺杂少量的小米面和麦子面,发酵后拌些糖精,再用火铛子摊制的一种食品,折叠起来呈半圆形。摊制五六十斤面的滑儿,辅助其它食品,够一家人吃两三个月了。摊滑儿是费手脚、费工夫的营生,至少得三个人来制作:一个烧火,一个往火铛子里舀面糊,另一个剥滑儿。摊好了的滑儿同样放在凉房的大瓮里冻起来,吃时撬起来,解冻后可随时入口。因放了糖精,便有了甜酸甜酸的味道。

磨豆腐。磨豆腐是从小年后开始的。生产小队的队部安装一盘磨,做豆腐的人家多,得排队。轮到了,便带几升豆黄,去四五个人做豆腐。俩人负责推磨,一人负责烧火、打杂,另一个负责锅里的活儿。豆腐成型之前,可喝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。一锅豆腐做好后能划成16块儿,用水桶挑回家放在缸里,供整个腊月 and 整个正月吃。

打扫家。过年打扫家要比平时打扫家隆重一些。将铺盖、炕席等所有能倒腾的东西都倒腾到院子里,从屋顶到房梁、墙面、旮旯晃晃统统清扫一遍,再粉刷墙壁。男人们刷完了墙,女人们开始糊窗户,白麻纸、大小窗花、彩色纸都派上用场。从一大早开始,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钟,这家才能打扫完。再把新买来的年画贴到还有些发湿的墙上。第二天,太阳升起照进来,窗明了,几净了,墙白了,焕然一新了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写对子。过大年了,在院子里贴上好些花花绿绿的对子,能给年增添几分喜气和吉祥。俺们家的以及左邻右舍的对子都是由俺爹来写。俺爹读过几年私塾,练就了一手好字,是纯粹的楷书体。

剃头。有钱没钱,剃头过年。到了腊月二十七、二十八,忙里偷闲也得理个发。爹有剃头的手艺,来找爹剃头的本家和左邻右舍们就多。爹花上半天工夫,给爷爷叔叔们剃完头后,爹的头再由七叔来剃。俺一向“护头”,剃一次头哭一回。爹说俺:“这娃子,连剃头都哭,将来还能有出息?”

上坟。上坟是对故去的先人们的一种孝道。阴历七月十五、十月初一都上坟。到了年三十下午,还得上一回。年三十这回上坟有两层意思:一是在阴间的先人们也要过年,活着的人们就赶在年前给故去的先人们送一些钱去,好让他们过年不受紧缺;第二,还有“请先人”的意思,就是把先人们请回来一道过个年。家族中的人,从初一到初五都来祭拜先人们,待过了破五再把他们送回去。

垒旺火。旺火,家家户户得垒两个的。两个旺火分别在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晚上接财神的时候点燃。年三十傍晚之前,将旺火垒好了,这一腊月忙年的事也就算忙得差不多了,就该等着守岁、点旺火、煮饺子、接财神喽!